

在祖国的怀抱

—— 祖国各地蒙古族探索

荣盛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荣盛,男,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旗人,1939年生于内蒙古清水河县,196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并留校工作。1970年调回内蒙古清水河县,历任乡党委秘书、县革委会办公室秘书、县革委会路线教育办公室副主任、县政治部副主任、县委宣传部长、内蒙古党委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内蒙古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副会长等职。

长期以来注重对蒙古学方面的调查研究,发表了多篇文章,曾参加了《蒙古民族服饰》编写并担任该书副主编,被收入《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此外,还喜好文学创作,作品有《意大利散记》、《美国印第安人考察散记》等,是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

在祖国的怀抱

布赫



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需要我们大家加倍努
力，以致同，协力之思之
为人民服务

1952年7月30日 傅秉常
北京前门

繁荣昌盛 共同努力

黄克

弘揚正統
增進善德
團結

馬力忠

一九九六年五月

序

于熙隆

荣盛同志196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走上工作岗位后，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特别是1983年到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后，热爱自己从事的民族工作，几乎走遍了内蒙古所有旗县少数民族聚居区及三个自治旗和大部分民族乡。为内蒙古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进步，为增进各民族的团结，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此外，他还西到新疆的天山南北，东临山东齐鲁大地，北抵大兴安岭林区敦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南涉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走访了沪沽湖畔、贵州高原、中原河南等处散居在祖国各地的蒙古族群众。展现在本文集中的《沪沽湖畔蒙古族的民族特征》、《贵州省余姓蒙古族籍试考》、《祀麓湖畔蒙古人》、《齐鲁大地的蒙古族》、《云南省文山州蒙古族考察记》、《河南省南阳地区的蒙古族》、《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纪行》等文章足以看出，没有认真细致、长期坚持不懈的调查；没有对这一领域研究的

执著追求；没有一定的民族史、民族学基础知识，是写不出这些有论点、有论据；有历史资料，又有现状调查；史料翔实，文笔清新作品的。

这部《在祖国的怀抱》的文集，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布赫副委员长题写书名，这反映出布赫副委员长对荣盛同志辛勤耕耘的肯定和鼓励及鞭策，也反映了作者对生活 在祖国各地蒙古族人民源远流长的历史记叙；反映出长期以来各地蒙古族人民同当地其他兄弟民族人民共同为当地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依然保持着本民族鲜明的传统文化习俗及心理素质的特点，以及当前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现状等等。这些确凿的史实，说明了蒙古族人民同各民族一道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悠久、伟大、灿烂的文明；同时文集亦丰富了中国蒙古学研究的新内容、新领域。

荣盛同志从事的是地方民族行政领导工作，对蒙古学等方面的研究不会有充裕的时间。但是，他能在做民族行政领导工作的同时，调查研究，撰写发表了多篇蒙古学等方面的文章，这无疑是对蒙古学研究的一个贡献。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我相信，并希望荣盛同志在民族领导工作方面有更多的收获，对蒙古学等方面的研究有更大的贡献。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目 录

人物篇

- 殷切的关怀 巨大的鼓舞
——乌兰夫为乌兰牧骑题词追记 (1)
- 任秉钧先生在绥远《九·一九》起义前的一段经历
..... (5)
- 从蒙古族第一代钢铁工人到中国经营管理大师 ... (15)

蒙古学篇

- 蒙古族人口 (27)
- 兴隆山成吉思汗文物陈列馆开馆庆典纪事 (36)
- 沪沽湖畔蒙古族的民族特征 (53)
- 贵州省余姓蒙古族族籍试考 (67)
- 河南省南阳地区的蒙古族 (78)
- 齐鲁大地的蒙古族 (88)
- 草原边区东乌珠穆沁旗鸟瞰 (103)
- 杞麓湖畔蒙古人 (110)
- 云南省文山州蒙古族考察记 (123)

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纪行	(130)
蒙古族服装的历史演变	(138)
蒙古族服装的款式特点	(140)

民族工作篇

在民族经济工作中要下大力气把乡镇企业工作做好	(142)
农牧猎民实用技术培训是提高民族整体素质的一项重要 工作	(149)
认真贯彻《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把民族乡工作搞得更好	(163)

都市人类学篇

呼和浩特市居民的多民族化形成及现状	(182)
内蒙古都市化发展的特点	(208)
后记	(225)

殷切的关怀 巨大的鼓舞 ——乌兰夫为乌兰牧骑题词追记

在纪念乌兰牧骑建立 30 周年之际，乌兰夫副主席就乌兰牧骑建立 30 周年发表重要谈话，并作了题词，乌老一直非常关心乌兰牧骑的成长，他曾多次陪同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观看乌兰牧骑的演出，接见乌兰牧骑队员。我读着最近乌老的谈话和题词，深受教育，不由得回想起乌老 1983 年 10 月 1 日给乌兰牧骑的另一次题词的情景。

这天下午，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文化部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为出席全国乌兰牧骑式演出队文艺会演的代表举行了国庆茶话会。各族演员怀着喜悦的心情，身着美丽的民族服装，欢聚一堂。二时半，乌兰夫副主席等领导同志到来时，我激动地迎了上去，用蒙古族传统的礼仪向他老人家行了礼。国家民委办公厅副主任高锐同志，向乌老介绍了我，乌老点了点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感到乌老的手那样有力，从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中，我看到乌老那高兴的神采。瞬间，大厅里掌声阵阵，全体起立，热烈欢迎乌兰夫副主席等领导入场。

入席就座后，茶话会即开始。首先由全国政协副主席

杨静仁同志讲话。乌兰夫副主席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乌兰牧骑式演出队的同志们表示节日祝贺。接着，我们内蒙乌兰牧骑演出队演出了第一个文艺节目，听着那美妙动听、辽阔悦耳的歌声，看着乌兰牧骑队员矫健优美的舞姿，整个大厅为之沸腾。当乌兰牧骑队员踏着敬酒歌的乐曲，舞步轻盈地跳到各位领导面前，将银碗高高地举过头，向各位领导敬献上一碗草原上蒙古牧民纯洁的马奶酒时，我看到乌兰夫副主席起身接过银碗，将马奶酒一饮而尽。

之后，在乌兰夫副主席看演出的过程中，一批批各民族的演员怀着崇敬的心情上前拜见乌兰夫副主席。这时，我把获得这次会演优秀表演奖的鄂托克旗乌兰牧骑队员萨仁介绍给乌兰夫副主席，他老人家看着这位美丽的蒙古族姑娘，高兴地连连说：“好！好！”并询问了萨仁同志的其他情况。过了一会儿，内蒙古党委副书记巴图巴根请乌老给乌兰牧骑题词，乌老答应了。

下午3时40分，乌兰夫副主席因晚上要出席国庆联欢晚会，提前退了席。全体与会人员又起立热烈鼓掌欢送。

送走乌兰夫副主席不久，国家民委副主任任英同志通知我们派人到乌兰夫副主席家里取题词。

下午4时，我们来到乌老住所门口，他的秘书苏星同志及警卫人员已在门口等候我们。进入院落，感到十分雅静，苏星同志把我们引进乌老的办公室。乌老和云丽文主

任都在，云丽文主任已在准备宣纸。我是第一次到乌兰夫副主席家。环视室内，我看到东面有两个普通的黄油漆文件柜，紧挨着是一张普通的写字台，乌老就面向西坐在椅子上，角边一台老式绿色灯罩台灯，一套紫红色的沙发摆在中间，对面放几把电镀折叠椅，西北面墙角放一张长方形桌子，上面整齐地放着报纸及一些杂志，下面放着茶具。看着室内的陈设，心中油然而敬：乌老是多么的俭朴啊！

因为题词的宣纸大，我起身走到写字台前，把台灯移放在一边。题词的内容就放在写字台左上角，乌老数完字数之后，对着我说：“因为乌兰牧骑，文革中可让批灰（厉害之意）啦！确实是经过了曲折的斗争，现在应该在全国开放！应该是前进、前进、再前进！”

这时云丽文主任把叠好格子的宣纸铺在写字台上，乌老挥笔题了词：“让乌兰牧骑文艺之花在全国开放。”并落了款，写了时间。我们看着这凝结着广大乌兰牧骑队员心愿的题词，流露出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这时，工作人员已在茶几上摆满了西瓜、点心、糖果等。云丽文主任说：“你们都是家乡人，不要客气，随便吃。”乌老也走来坐下，吩咐我们：“快吃吧！”他的话语是那样亲切、慈祥，我们两个也不拘束地吃起西瓜来……

乌老看着宝音达赖同志说：“宝音达赖你可是老文艺工作者啦！”宝音达赖同志回答说：“我还跳过马刀舞呢！”

乌老记得不？”“记得，记得。”接着乌老询问了我的年龄，在哪个学校念的书，我一一作了回答。待墨迹干了，我们就起身拿好题词告辞。这时，苏星同志对乌老和云丽文主任说，送我们的车子因有事，已先走了。

乌兰夫副主席问：“咱们的车子在吗？”

苏星回答说：“在呢。”

我们俩忙说：“我们自己想办法走吧！”

乌老说：“用咱们的车子送送，那边还等着他们呢！”

我们手拿着题词，怀着激动的心情坐着国家副主席的大红旗轿车，缓慢离去。在车上，我们激动的心情平静不下来，一个劲地议论着刚刚经历过的每一个细节，陷入幸福的回忆中……

（本文 1987 年 6 月 24 日发表于《呼和浩特晚报》）

任秉钧先生在绥远《九·一九》 起义前的一段经历

前几年,因工作的关系,我曾同原参事室副主任任秉钧先生有过一些接触,并于1982年11月29日,就他为何从南而归,参加绥远“九·一九”起义一事进行过专访。而今,这位老人已经故去了四个年头,为了表示对他的纪念,兹将其这段经历,依据访问纪录并参照有关史料,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先是,我于1946年5月,随荣祥为团长、巴文峻为副团长,有康济民、卜文瑞、胡凤山、贾文华、雄诺等组成的名为《抗日蒙旗庆祝还都胜利代表团》乘飞机去到南京,实际上是去告傅作义对少数民族歧视的状的。

赴南京后,我们住在蒙藏委员会招待所,旋即向国民政府请愿,同时向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及行政院、蒙藏委员会上告了傅作义先生。那时荣祥曾说过“告不倒傅作义,我不回去”的话。然而那时正是傅作义将军深得蒋介石信任的时候。后来,曾有一位四川籍的蒙藏委员会的委员劝告我们,他说,现在傅作义将军被蒋介石认为是北方阻挡共产党的长城,如果你们能代替傅作义将军顶住共产党,

那就能告倒他，否则，你们的行动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说，不管他傅作义功劳多大，只要他违背孙中山先生要弱小民族自治的教诲，我们就不答应，在绥远虽然有绥境蒙政会，但也不起作用。

我们在南京的这些活动，傅作义先生很快就知道了。傅作义曾通过一个与他私人关系很深的人婉转地劝荣祥和几个回去。一次，傅作义先生去到南京，还专门去看望荣祥等，傅作义对荣祥说：“这里天气很热，耀宸（荣祥的字）回吧！有何事咱们回去好商议。”但我们始终没有回去，直在南京住了一年多，后来，还是傅作义先生邀经革陈先生赴南京劝说荣祥等，荣祥看到这么久也未有结果，只好返回了绥远。

1947年9月1日，我经荣祥先生的推荐，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即到监察院上班，故一直在南京住下。

1948年以来，蒋介石在军事上节节溃退，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49年春，国共两党开始和谈，中央监察院组成的15人和谈促进会中，我也是一员。3月末，在南京国际联谊会送张治中、邵力子等赴平会上，邵力子曾讲到，现时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应顺应潮流而进……

这时，我的思想上也起了波动。那时，国民党中一些人争着去台湾、到香港……这一段，我经常思考着自己怎

么办？每至夜半静思，觉得战事连年，民贫财尽，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已极，国家、民族前途无望。想到去台更是可怕。反复地思前想后，不禁心灰意冷。同时也看到有一部分国民党人，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而与共产党方面拉关系，向共产党方面靠拢。我跟共产党方面有何关系呢？我认识云泽，曾有过交往，我想只要我回去，要是遇上他们，他也不一定会杀我的。于是，我产生了要设法脱离南京，返回故土的意念。

1949年4月21日，我随伪中央监察院集体乘飞机迁移到上海。那时，曾传说李代总统可能要派于右任为二次和谈代表团赴平。由于我产生了要北返的念头，就向监察院长于右任探询：“如果于院长率和谈代表团赴平，我愿当个随从秘书也到北平。”

于院长当时回答说：“那还行！”

此事因蒋介石的反对，未能成行。

又一次，我向于院长探询：“院长，我想回绥远把家接来。”

于院长回答得很干脆：“好吧，那也可以！”

听了于院长的答复，我心中暗喜，于是就和在在那里的奇世勋（他也是中央监察委员）商量。他也很想回家，但当时又没有那么多钱，因征得于院长同意，就和监察院交涉要钱，结果每人领到三百银元。大约是六月中旬的一天，又见到了于院长，我说：“于院长，我想把家接来！”

于院长说：“要走，就快点走吧！”

“那您不回北方吗？”

“唉！我是不行了……”

听了他的话，我们认为形势更紧张了。虽然那天下着大雨，因了解到没有直飞兰州的班机，我和奇世勋就乘飞机到了广州。

在广州，碰上了德王。他正由僧格林沁陪着到广州向国民政府要武器去了。德王曾对我们讲了他们筹备西蒙古自治政府的事。我对德王说：“现在，闹这个是否合适，形势可是不一样了，请您考虑。”

那次，蒋介石给了德王一万元银元，五十支手枪，二百支海军陆战队退下来的步枪。

在广州，天热得连觉也睡不着。我们两个商议，咱们北方人再来南方一次也不容易，一则乘此时去香港逛一逛，二则到香港看可否乘船到天津返绥。于是我们俩就到了香港。在香港听说蒋介石已下令，不让轮船往北开，并让海军封锁了海口。我们只呆了二、三天就返到广州。几经周折，我们每人花二百五十银元，终于买到了7月2日美国陈纳德的飞机票飞往兰州。

那天，飞机飞到天水，因遇大雨只好临时降落在天水。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把旅馆占满了，街上也没有一个饭馆，只好饿了一夜，第二天才飞往兰州。

在兰州暂住了几天，见到了白海风，他在家请我们吃